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躋春台 義虎祠

兇惡無如猛虎，猶將孝子看成。與人當子把冤伸，焉可人無獸性。慶陽府環縣劉維良，業儒不遇，家頗豐足，為人恭敬，品行端方。因見明末天心不順，災異屢見，知是劫運將臨，破錢作善，立志勸人，餘錢用盡，人亦旋逝。其子江亭，仍從父志，樂善不倦。幸妻陳氏賢淑聰明，見夫為善，竭力贊襄，多立口德；謹守女箴，年滿四十方得一子，取名天生。

此時家中緊逼，債主登門，東拉西扯，不能支消，只得將地方出賣，又被買主。掃莊盡賣，還清債帳。只剩得一百餘串，佃房居住。誰知命運乖舛，不上兩年，江亭偶得一疾，十分危急，自思不能久存，兒小家貧，如何是好？不若將妻子喚到床前，吩咐一番：

叫一聲賢德妻咽喉哽哽，這一回怕的是有命難存。
夫妻們前世修今生配定，大限來鴛鴦鳥各自飛分。
想先年妻過門家有餘剩，夫為善蒙賢妻一力贊成。
雖是夫為善事將業賣盡，卻喜得妻末年有了天生。
只說是夫妻們同心撫引，有了人雖無錢不愁翻身。
那知道為夫的得壞疾病，醫不靈藥不效氣喘頭昏。
夫死後妻當要把心放穩，安貧困受苦楚立志為人。
天生兒妻當要小心教訓，切不可慣習他使性耍橫。
勤績麻多紡花自把口混，到後來苦盡了自有甜生。
叫嬌兒近前來父言細聽，莫輕浮莫放蕩至至城誠。
在家庭將爾母盡心孝順，出門去莫千翻又莫口人。
長大時尋執業行端品正，存好心行好事正子勸人。
是好人老天爺自然憐憫，到異日得好報富貴長春。

說畢而死。母子哭得死去活來，家中無錢，怎樣安理？哭求鄰居主人設法。張老教他退業，求主幫借，將押錢退還，「你無人做，不如另佃。」主客應允，請僧超薦。會客祭葬已畢，把帳一算，除前帳、新帳、貨帳開消外，只剩錢四十餘串。陳氏立志撫孤，天生方才四歲，將十串錢佃座房屋，餘錢放利生息。

且說這劉大嫂為人心慈好善，兼之從前施濟慣了，見人貧苦無餘，他就連本不要都使得，不上三年，錢已罄盡。心想：「押租十串乃是命根，倘若用了，母子又到何處棲身咧？」於是勤做女工，日打豬草，夜紡棉花，或與人做工做鞋，毫無怠惰。每日煮些稀粥，讓兒吃了自己才吃。那知這天生孝性天成，不必教訓，他自然聽講聽喚；每見飯少便忍口不食，見母勞苦便去撿柴掉米。他天天撿柴，有個伙伴姓雷，名鎮遠，心性相投，長天生四歲，常送歸家；陳氏用好言獎謝，叫與天生一路，免被虎狼驚嚇。

卻說雷鎮遠的父親名雲開，品行端方，家貧，以訓蒙為業。教人子弟以品行為先，凡弟子入館讀了《三字經》，即以《三聖經》與他讀，講跟他聽。那些弟子出門再不干翻，又不罵人，所以人人尊崇，個個欽敬。況且他在母親何氏面前，極其孝順，居館中三五日，必要打酒割肉回家奉母，晚去早來，又不耽誤功課。妻夏氏，亦賢淑盡孝。雷鎮遠八歲時，雲開回家看母，遇雨濕衣，得病兇險，醫藥不效。夏氏每夜求神護佑，願減算以益夫壽。誰知修短有數，死生由天，「閻王注定三更死，那肯留人到五更？」看看越加沉重，未幾身亡。何氏兒子氣絕，丟下孫幼媳寡，不覺傷心喊道：「兒呀！」竟自氣死在地。夏氏忙燒薑湯灌醒，身坐，想想復又哭道：

哭一聲痛心兒肝腸寸斷，不由娘這一陣心似箭穿。
娘撫兒受盡了千磨萬難，只說是到百年送老歸山。
苦我兒出世來就受貧賤，在方境教蒙童來把家贖。
得學錢與為娘割肉稱面，又買米又打酒又辦油鹽。
三五日便回家來把娘看，說前唐與後漢把娘心寬。
誰知兒得疾病十分兇險，年輕輕未三十就喪黃泉。
呀，兒呀！
丟為娘髮蒼蒼六十將滿，教為娘從今後身靠那邊？
一家人都靠你穿衣吃飯，妻年輕子年幼怎樣周旋？
呀，兒呀兒！

你為甚全不把為娘掛欠？白髮人送黑髮怎不慘然！
諒必然兒此去路還未遠，娘情願與我兒回到黃泉！

哭畢，向床一撞，幸得夏氏手快拉住，勸道：「婆婆要寬想些！你兒既死，不能復生，須要保重身體。倘把婆婆氣壞，你兒的罪越加大了。」何氏道：「呀，媳婦兒呀！你看為婆偌大年紀，如今身靠何人？」夏氏道：「媳婦幫人做活，也要將婆婆盤養，看將你兒如何安理？」何氏只得收淚，帶起孫兒與眾人磕頭。眾人都助錢米，幫忙把雲開送上山去。收些學錢，婆媳買花紡賣，鎮遠撿柴以助餐餐。此子倒還誠實，在祖母面前極其盡道。每日發憤撿柴，常與天生一路，二人情投意合，天天在一處撿。後天生到十二三歲，他母親勞苦過憂，常得疾病，頭昏眼花，要有油葷才好。因近處柴少難以盤活，二人商量向大山去砍，離家十餘里，於是各備斧斤向後山打柴。天生每日吃些野菜，積點錢，三兩日與娘割肉四兩半斤。

一日打柴，鎮遠見只兔在窩中，一斧砍去，傷一足而跑，大聲喊叫天生。天生抬頭一看，兔從面（前）過，順手一斧砍倒。鎮遠欲拿回家奉祖，天生想拿奉母，二人爭論。鎮遠說平分，天生竟不肯，將柴收束，歡喜回家，對母說明。母曰：「鎮遠天天與兒一處，帶攜多少！就是你的，也該分些與他，何況他先傷一足？」天生曰：「兒一時心喜興高，未免好強。」急將兔煎好，一半奉母，一半送往雷家。鎮遠大喜，奉與祖母，留天生吃飯。天生曰：「我留得有，你們人多，快吃。」說罷即回。

有一日，二人正在打柴，忽聽風聲，抬頭一看，見只猛虎縱下山來，二人各逃性命，逢坎跳坎，逢岩跳岩。鎮遠躲了一陣去看，不見天生，四處觀望，喊叫無影，諒必喪於虎口，只得代他把柴挑起，回家去報信。陳氏聽得哭哭啼啼，忙請鎮遠吃飯，陪著一跌，前去找尋。山下山上，東西遠近，喊叫半日，不惟無人，連虎亦不見了。陳氏仰天大哭道：呀！我的兒呀！

尋嬌兒聲聲喊不應，不由娘此時嚇掉魂。
午刻間鎮遠來報信，說嬌兒今日遇災星。
可憐娘從前把兒引，四歲上兒父喪幽冥。
家貧寒時常都斷頓，做常工盤兒費盡心。
喜嬌兒孝行生來定，娘呼喚即刻就起身。
有飲食讓娘把口忍，娘吃飯兒吃苦菜根。
從小兒撿柴把錢掙，娘有病兒就把肉稱。

從早間嬌兒進山嶺，與鎮遠二人一路行。
正砍柴忽然風滾滾，抬頭看猛虎下山林。
比時間各逃各性命，逢坎跳坎逢坑便跳坑。
娘聞言急得咽喉哽，跌銅銅破命把兒尋。
在四處喊叫無蹤影，諒必然已被老虎吞。
倘若是嬌兒喪了命，你的娘今後靠何人？
不餓死便要凍成病，非豬拉即是狗扯身。
呀，天呀天！
你為甚全然不憐憫，守節人斷了後代根！
呀，虎呀虎！
你也是獸王把山鎮，為甚麼出口亂傷人！
呀，天呀（天）！為甚麼全然莫報應，善人後背個傷亡名。

呀，虎呀虎！
未必你全然無人性，行孝子都要把他吞？
留此命終須還自盡，倒不如與兒一路行。
呀，兒呀兒！
你何不把娘等一等？
呀，虎呀虎！

你何不快樂吃老身！這一陣哭得咽喉哽，
鎮遠呀！你看我傷心不傷心！
鎮遠在旁泣勸道：「劉大娘，莫哭了，快些回去，恐怕天黑，我明天替你找尋。」陳氏道：「不知我兒吃了未曾？若是未死，這們喊叫他都不出來嗎？諒必死了。」鎮遠道：「或者虎將他銜去，未曾傷命，也未可知。古人云：『吉人天相。』劉大娘想寬些，他自然要回來的。」邊勸邊走，到家已黑。從此陳氏天天在家啼哭癡望不題。

且說本鄉有一刁陳氏，守節不貞，老來將錢吃完，想嫁又無人討，常以燒拜香為名，籠絡婦女，於中取利；心毒口甜，愛翻是非，到人家混嘴；見人就是一個嘎嘎，一個佛偈子，方境人人厭惡。一日，混到雷家，何母接著道：「你早來些咧，今天我孫兒打到一個兔子，劉天生煮熟與我送來，倒還好吃。」陳氏道：「你孫還會打槍嗎？」何母曰：「不是得。」遂以天生與孫斧兔之事告之。刁陳氏曰：「好造化，好造化。」便大聲唱道：

皆囚你孫有孝心，天賜兔兒撿現成。
一家吃了消災難，從此福祿壽駢臻。

說畢就是一個嘎嘎：「今天啥，我同年兒送斤肉來，又莫得鹽，特來跟你借一杯，明天賣了線子就還。」何母喊媳把鹽拿（給）他去了。鎮遠聞知說道：「這個老婆於是不識好的，有借無還，又愛說空話，二回快莫賞他的臉！」過了半月又來借米，何母說莫得。刁陳氏打個嘎，明說道：「雷婆婆啥，你到那去做好事？我啥餓了兩天都未沾飯，昨天聞你孫兒買了兩升米回來，借兩碗，我明天賣了線子就還，再不失信的。」又說偈道：

谷米原是養命根，救活普天眾凡民。
結個善緣借兩碗，婆媳從此享豐亨。

雷母無奈，只得喊媳兩碗與他。將要出門，恰遇鎮遠歸家，問是甚麼。婆曰：「他要借兩碗米，說明天就還。」鎮遠曰：「我家都莫吃，那有借的？」婆曰：「他說餓了兩天，就不還，我也當做件好事。」鎮遠曰：「好事要做與好人，我不借跟他！」即在刁陳氏手中搶來，倒在衣襟內去。婆罵曰：「你這娃兒！婆已借了，你倒轉來，傷婆的臉嗎？」鎮遠也不做聲，上坡去了。

刁陳氏憤氣而去，總想害他，無計可施。忽然想起劉天生被虎吃了，與他一路，「我不免去到劉家生場是非，以報此仇。」遂到劉家，問陳氏說道：「聞得你天生兒死了，我都替你傷心，天天都想來看你，怎奈窮事又多，今天丟脫工夫才來。可憐你那少爺哈：

人又聰明又在道，與人說話眯眯笑。
上坡下坡放小跑，打柴掙錢把娘孝。

這樣的人，都死得那們傷慘哦。」說得陳氏眼淚長傾，答曰：「是我莫福，好兒子消受不得。那天虧了雷鎮遠扶我去尋，昨日又承他送升米來，想起好不傷心喲。」刁陳氏曰：「你感激他扶你尋兒，跟你送米，你曉得你兒死的情由麼？」陳氏曰：「是虎吞了的？」刁陳氏曰：「劉大娘啥，你是個好人，又與我娘家同姓。我和你是姊妹，我才跟你講，若是別人，與我一千銀子，我都不講。」

陳氏問：「是甚麼原故？」刁陳氏曰：「你兒是雷鎮遠打死的！」陳氏曰：「怎麼說是他打死的？你又如何曉得咧？」刁陳氏曰：「劉大娘啥，世間的事『天眼恢恢，疏而不漏。』他只說做得乾淨，那知我那天從同年兒家轉來，在鬆陰歇氣，聞得對山有人打罵，是鎮遠和天生的聲音。忽見人影從高跌下，又見鎮遠背起天生向後山去，忽隱忽現。比時我心甚疑，不好問得。那天就想跟你講了，虧你還感激他麼！」陳氏曰：「我兒與他無仇，數年同路，怎麼就將我兒打死？」刁陳氏曰：「你還不曉得哦，那天我到雷家耍，鎮遠對我說他打死一兔，你兒好強搶去，講得氣噴噴的，說『總有一天認得我！』」陳氏曰：「雷鎮遠莫良心的呀！就與我兒有氣，也不該將他打死。呀，兒呀！你死得這們慘傷，為娘去與他把命拼了！」刁陳氏曰：「要不得，你想不想與兒報仇？」陳氏曰：「怎麼不想！又曉得要那們做法才好咧？」刁陳氏曰：「我啥見你兒死得苦，又見他造孽，跟你打個報不平，你啥莫忘我恩情哦。」陳氏曰：「只要把仇報了，永世不忘的！」刁陳氏曰：「這裡離城不遠，你去喊冤告他，要他填命。」陳氏曰：「喊冤又無干證，我又不知衙門，怎麼去得？」刁陳氏曰：「我陪你去，與你當證。」於是早進城喊冤。

官命做呈，陳氏無錢，刁逗差人說：「雷家好過，拿錢墊了，好得多的。」差聽得有弄頭，遂墊出錢，將呈遞了。官批准出票，去些差人將鎮遠拴起。鎮遠不知何事，嚇得膽戰心寒。差人索錢，何氏婆媳當衣服與他。帶至大堂，官見鎮遠不似行兇之人，遂問道：「雷鎮遠，你為甚將劉天生打死？」鎮遠從未見官，不知置詞。官曰：「劉陳氏告你，與劉天生一路打柴，將他打死，你還不實訴嗎？」鎮遠曰：「劉天生是虎吃了的，小民並未打他。」官問：「你二人同路，虎已將他吃了，如何你連傷都未帶咧？」鎮遠曰：「我跑得快。」官又叫劉陳氏上堂，問道：「雷鎮遠打死你兒，是你親眼看見的嗎？」陳氏曰：「民婦未曾看見，是刁陳氏看見的。」官叫刁陳氏，問曰：「雷鎮遠打死劉天生，是你親眼看見的？好好從實說來，倘有半句虛言，打爛你的狗嘴！」刁陳氏曰：「大老爺容稟：

大老爺法堂容稟告，聽民婦從頭說根苗。
那一日路過南山道，鬆陰下乘涼把暑消。
忽聽得對山人吵鬧，打的打罵的又在嘍。
聽聲音知是雷老表，與天生二人把氣淘。」
「哦，才是你聽得的。」

我比時伸頸看分曉，

「大山之上，你看清楚莫有？」

樹木多只見影子飄。

「哦，是都還像咧。」

正打間一人岩下跳，從此後山下靜悄悄。

未半晌高處有人跑，背心上背個大兒曹。

「他背向那裡走？」

諒必是背往山後撻，我從此慢慢回故郊。

鎮遠歸哄著劉大嫂，說他兒是虎把命夭。

「本縣問你，他姓劉你姓刁，非親非故，你然何來當包告？」

大老爺呀！

非親故怎敢當包告？論婆家他劉我姓刁，

若娘家本是同宗桃。姊有事理當妹代勞。

「是不是同胞共乳的？」

雖未曾共母同懷抱，是柑子分瓣共皮包。

望青天把冤來伸了，生沾光死者樂恩膏。

說畢，官叱下去，即問雷鎮遠曰：「據他說來，是親眼見你將天生打下岩去的，你還不從實招來嗎？」鎮遠哭泣訴道：

大老爺坐法堂高懸明鏡，聽小民將始末細說分明。

劉天生與小民同處貧困，數年來共一路情如弟兄。

那一日正打柴虎下山嶺，比時間各顧命各奔前程。

過一時民去看不見動靜，只見柴不見虎亦不見人。

挑柴歸扶他母四處尋問，喊不應諒必是被虎所吞。

「比時尋覓不得，他母親又報怨你麼？」

他待我如子姪甚有情分，連重話都未曾說個一聲。

「虎來之時各逃性命，有人看見莫得咧？」

比時間並無有一個人影，

「想你跑得怕迫低頭未看，或者有人看見，也未可知。」

大山上不通路少有人行。

「該死的奴才！全不聽話，未必你親族中就莫得知事的人看見？」

民雖有親與戚少通借問，佃此處離鄉遠莫得家門。

「好，是了，刁陳氏說你打死劉天生，你為甚麼不招咧？」

刁陳氏為借米與民挾憤，誣告民在無中來把有生。

刁陳氏在堂下大聲道：「大老爺，『提棒喚犬犬不至，操手問賊賊不招。』不動非刑，如何肯認？」官怒，拉上罵曰：「膽大賤婦！本縣問案不知用刑？還要你說嗎？左右掌嘴四十下！」問雷鎮遠曰：「你打死劉天生，可從實招來！」

民未曾打死人怎敢招認？此片心對得過天地鬼神！

「還不招認，重責四十！」

這一陣打得我兩腿血浸，青天爺總要我來把供呈。

就招供填了命都無怨恨，只可憐祖與母身靠何人！

真乃是黑天冤飛來人命，渾身上生有口也辯不清。

「你好好招了，本縣與你筆下超生，你祖母本縣按月給發官糧。」

罷罷罷，倒不如一口招定，劉天生本是民一拳喪身。

「屍丟何處？可去尋來。」

屍放在後山中虎狼要徑，諒此時連骨體一概無存。

招畢，畫供丟卡。

他母夏氏聽得，對婆婆說明，何氏哭道：「呀，孫兒呀！為婆把你當作掌珠，摸都未有摸下，如今挨打丟卡，痛煞我也！爛嘴的刁害人！莫良心的劉大娘！媳婦兒快煮起飯，我和你提去看他。」飯熟，婆媳進城，問到卡門與禁子說明進去，見鎮遠項帶鐵繩，形容憔悴，喊聲「孫兒！」氣倒在地。半晌醒來，婆孫抱頭大哭，甚是傷慘。鎮遠曰：「婆婆、母親不必哭了，這是你孫兒命該如此，諒必前生冤孽，死也無怨；只是丟下婆婆、母親無人奉養，你孫兒不孝之罪，越發大了，這也奈之無何。念在祖孫、母子之情，清明月半，與兒燒點錢紙，潑碗水飯，兒就感恩不盡了。」婆媳聽得心如刀絞。禁子催促，只得含淚出卡。當被、賣床得錢八百文，說盡好話，把卡和了。婆媳在城討口，官聞知，命婆媳回家，每月給米一斗，錢二百文。這也是官的仁愛，憐他守節受冤，心想救他，候逢赦改等。

且說何氏婆媳回家天天啼哭，忽聞關帝靈驗，備辦香燭，到城內武廟關帝座前，二人跪訴道：

到神前雙膝跪，咽喉哽哽淚長揮。

只因刁氏借米挾怨生奸詭，刁劉氏誣告我兒吃盡虧。

官將孫兒丟卡內，怕的不久命西歸。

呀，菩薩呀！

婆媳生來家貧如被水，苦守冰霜志不灰。

撫子盤家受勞瘁，並無有半點事兒把心虧。

只說老來免得骨體播，那知道遭冤待死不能把家回。

菩薩呀！

你本是豪傑登聖位，到處顯靈威，為國為民將劫退，救苦救難大慈悲。

保佑兒明冤雪枉田家內，災消孽散不把罪名背。

呀，聖帝爺爺呀！

刁陳氏他本是口甜心毒陽間戩事鬼，真是個惡中杰來罪中魁。

聖帝呀！

何不使他去到官前自表罪，免得專在方境生是非。

呀，菩薩呀！

一啼千行淚，一叩淚雙垂，使孫兒早沾澤惠，感聖帝萬種慈輝！

婆婆從此天天稟告。

那知雷鎮遠解了秋審，轉來上司回文，將他辦成抵償。丁封到日，婆媳急忙去看，見鎮遠已提跪大堂。官吩咐道：「雷鎮遠，本縣都想救你，誰知上司將你辦成抵罪。你的祖母自有本縣與他發給口糧，你也不必掛念，埋怨本縣。」鎮遠泣道：「這是罪人冤債，怨得誰來？只望大老爺施恩，使祖母、母親不轉於溝壑，罪人死也瞑目。」官曰：「本縣亦知你的冤屈，但丁封太快，救爾不得，不必囑托，堂下酒食可去吃來，願爾來世去為好人，無災無難，富貴雙全。」

正說間，忽聞吼聲如雷，人眾奔跑，見一猛虎咆哮而來。官駭，忙忙退後關門；差役各逃性命，只有一個罪人跪在堂下。那虎上堂，與罪人平踞不動。官不見響動，從門縫一看，見虎與罪人蹲踞，又不吃他，心知有異，出喊排班，無人答應；放膽升堂，大喊站班，差役都從桌下、床下、屋角、簾後出來，見官獨坐，慌忙歸班。官問虎曰：「本縣升堂決囚，你來法堂所為何事？」虎踞不動。官曰：「哦，莫非你見本縣判案不賄，審理不清，來吃本縣的，是也不是？如要吃本縣，點頭三下，本縣就拿跟你吃。」虎踞如故。官曰：「莫非上堂來討封贈的？暗算你修有道行，望本縣贈幾句好語，是也不是？」虎亦如故。官想道：「哦，是了，莫非為著雷鎮遠這個案子來的，是也不是？」虎即點頭。官曰：「不錯，依雷鎮遠前供，說劉天生是虎吃了的，到底是也不是？」虎點頭。官曰：「那又是不是你吃了的？」虎亦點頭。官曰：「是呀，既是你吃，豈不聞『殺人償命，欠債還錢』？你律來就該抵命。你願不願抵咧？」虎不點頭。官曰：「你不償他，想必是俗言說的：『蛇咬三世冤，虎咬對頭人。』你前生與劉天生有冤，今生來報仇吃他，是也不是？」虎不動。官又曰：「既無仇怨，想是劉天生天數已定，生來該你吃的，是也不是？」虎亦不動。官又曰：「諒必是你吃了劉天生，見他母親把雷鎮遠枉告，今日處決，你心不忍，故來法堂與他伸冤，救他性命，是也不是？」虎即點頭。官曰：「既是如此，本縣判了此案，放你還山。」

再說劉陳氏回家，刁陳氏尋他講嘴，說「為你的事使我挨打」，問他要醫藥錢、跪膝錢。陳氏無奈，拿件衣裳，尋些器具，當錢七百文，拿（跟）他去了。那日無吃，進城去當綿絮，聞鎮遠處斬，心過去不得，買幾個包子與他餞行。走進大堂，正在審虎，聽說兒是他吃了的，官又說放它還山，遂上前哭道：「大老爺呀，我兒死得傷慘，望青天將虎填命！」官曰：「劉陳氏！你誣告雷鎮遠，依律都要重責！本縣見你守節，聽信人言，寬恕於你。各自下去，本縣自有處分。」

官問虎曰：「你乃獸中之王，不亂放出口傷人，況劉天生的母親守節，他又打柴奉親，是個孝子，你為甚都要吃他？豈得無過！本縣是要責打你的，你願不願受責咧？」虎不動。官曰：「你吃了劉陳氏的兒，你看他白髮蒼蒼，身靠何人？不是餓死，便要凍死。聽本縣公判：既然你吃了他的兒，你可與他當兒，你願不願？」虎點頭。官曰：「你願當兒，就要與他兒一樣，生養死葬，不可半途而廢。」虎亦點頭。官大笑曰：「本縣在此為官，連猛獸都知感化，親身投審，雪冤救人，吃人之子與人當兒，雖是野獸，還有仁義之心。不像如今的人，忘恩負義，殺人躲藏，捉至公堂受盡刑罰，還不肯招。這樣看來，比野獸都不如了！」遂命虎回去，好心盡孝，虎搖頭擺尾而去。隨將雷鎮遠釋放，又命差人把刁陳氏叫來。官罵道：「膽大的刁陳氏！敢在本縣台前亂當包告，誣害好人，有啥說的？掌嘴八十，拿面頭枷枷起，放在儀門示眾！」你看刁陳氏又痛又丑，想道：「起心用心，反害自身。害人終害己，唆事而成空。」於是亂講起來，說：「周將軍來殺我了！」又說：「莫殺，我講就是！」遂將平生害人之事，從頭細講：

你看刁陳氏又痛又丑，想道：「起心用心，反害自身。害人終害己，唆事而成空。」於是亂講起來，說：「周將軍來殺我了！」又說：「莫殺，我講就是！」遂將平生害人之事，從頭細講：

尊一聲眾人們齊來聽話，男和女站過來聽我說法。

我生平做的事卻也不馬，估得住高堂上二位爹媽。

出嫁後逞人林又央又假，愛穿紅與看綠又愛戴花。

二公婆脾氣好聽講聽罵，我丈夫心痛我裝個啞吧。

待妯娌與姊妹恩高德大，並未曾喊他去犁牛背耙。

夫死後戀家業情願守寡，暗地裡還生了兩個娃娃。

到老來吃窮了又想改嫁，人說我生得好險似王瓜。

無穿吃借拜香來把名掛，哄婦女弄銀錢去朝菩薩。

想吃貨走人戶如打大卦，到東家離不得要說西家。

遇媳婦說婆婆把你咒罵，遇兒子說老漢去把友扒。

見寡婦與閨女說動猿馬，得了病定請我去把索拉。

人說我嘴巴甜做事通妥，會說笑會請佛會打嘎嘎。

那一日在雷家去把米借，拿出來搶轉去好不氣煞。

想不過到劉家才把雲駕，說天生是鎮遠打死了他。

使鎮遠丟了監而且挨打，硬將他辦成個抵命斬殺。

那知道行惡人天才不怕，要害人反害己報應不差。

使猛虎認了供官知真假，大老爺他要我在此苙枷。

眾男婦你看我好不好耍，神要我先挖舌後把肚掛。

勸眾人莫學我這付法碼，存好心行好事富貴榮華。

說畢，喊舌癢得很，用手去扯，扯得鮮血長流，還扯不脫，遂咬下半節，拿與眾看；又說肚脹，用力抓爛，伸手進去將腸理出而死。官見遭了報應，命示眾三日，敲枷安埋。

再說陳氏回家，想：「我聽信人言，冤屈雷鎮遠，不是虎來，幾乎連命都掉了。」心裡不安，去到雷家請罪。鎮遠亦不記恨，依然和好。大家喜歡，反憐他孤苦，喊她二年搬到一塊去同住，陳氏應允。回家見庭中有一死兔，不知何來，疑兒魂魄送來的，煮熟吃了。次早開門又有一死麝在外，疑帶雲霄，想：「麝香值錢，鎮遠為我受了拖累，不如喊他來剝出，賣了平分。」正值鎮遠路過，喊來剝了，又留一肘送他。鎮遠飯後拿進城去，濕稱二兩，賣錢十四串，即與陳氏辦了一套衣服，鋪籠帳被、油鹽柴米去錢六串，餘錢挑回交與陳氏。陳氏命取七串去，鎮遠只取二串；再三強之，乃取四串，與祖母辦些衣衾。

過兩日，只見一虎拖一物來，陳氏嚇忙，急避房內；半晌出看，又有一死鹿在庭，才知前日兔、麝是虎送來的。仍喊鎮遠來剝，拿肉去賣，將骨煮熟，喊何氏婆媳，四人都吃不完。從此虎常銜野物送來，陳氏與他說話，虎搖頭擺尾，若相親愛之意。久則不去，先睡簷下，後陳氏喊進房睡，呼為虎兒。每得獸，喊鎮遠剝賣分吃，何氏婆媳亦沾許多的光。陳氏從此豐衣足食，坐享清福，比子在時還好百倍。見鎮遠忠實，喊他搬來同居，四年之中積錢百餘串。

此時正值李自成作亂，搶州奪縣，屠洗城鄉。四方百姓上寨搬洞，逃奔遠方。居守城池者紛紛不一，各顧性命，拋妻棄子。慶陽府一帶有賊將「水底蛟」，在那裡擄掠環縣，百姓盡躲避進城去了。鎮遠想，此地不通大路，賊或不來，未即搬去。忽聞賊眾搜山砍殺，離此不遠，陳氏、何氏婆媳嚇得手腳足軟，喊鎮遠上寨。誰知寨不開門，不得進去，一家哭泣，慌亂無主。有一人身背寶劍，飄然而入。陳氏細看，才是天生，大喊「有鬼」，慌忙關門，曰：「兒呀，你快莫來嚇娘，而今娘有錢了，待賊去後娘多與你做兩天道場！」天生曰：「母親何出此言？兒又未死，怎麼是鬼？」陳氏曰：「兒被虎吃已有五年多了，那們說未有死哦！」天生曰：「這就怪了，兒才去四五天，怎麼就有五年了？兒實未被虎吃，只跌了一交。媽若不信，開門來看咧！」何氏曰：「劉大娘呀，鬼是屬陰，白日怎敢出現？定是你兒未死。」陳氏開門，天生向前揖曰：「這幾天把媽懸望了。」陳氏泣道：「兒呀，你到那

裡去了？四五年，為娘只說是虎吃，可憐眼淚都哭乾了，又冤屈雷大哥受盡拖累，幾乎把命都卻掉了。」天生遂將前事說與母聽。

且說劉天生那日見虎逃奔，偶跌雲窟之中，跌得頭昏眼花；半晌起看，黑不見物。坐了一會，見壁縫有光，摸是石門，向內一看，越遠越亮，拍門進去，越走越寬。走七八里，其間別有天地，樹木青蔥，風和氣暖，山花滿徑，翠草長鋪，殊覺胸懷寬暢，饑倦頓忘。看了許久，見橫溪之上有一老翁，坐觀澗洄，童顏鶴髮，像貌威嚴，衣冠樸素，舉動大方。天生向前一揖，曰：「請問老翁，此地何名？小子迷失路途，望其指示。」老翁曰：「此名清溪地，與世不通，那有路途指示。」天生曰：「小子被虎趕跌至此，家有老母，望老翁慈悲，示以可生之路。」老翁曰：「既然如此，老夫離此不杳，可到我家消停幾日，老夫設法送你。」

天生無奈，隨至洞中。一童獻茶，清香可口，又用藤盤二個，內裝梨棗與天生吃。天生吃了，精神倍爽，從不饑餓。又說要回，老翁曰：「時還未至，再住幾日，老夫奉送。你在此無事，未免思親。」神書一卷，命天生讀。天生曰：「我不識字。」老翁以口授之，一遍即熟，乃是兵書。老翁問何講解，天生自食了梨棗，靈竅頓開，隨問隨答，滔滔不絕。老翁又告以微妙之機，出奇之策，如何設伏可取勝；天生領會。老翁又拿一劍，只見霞光萬道，即命天生學習，老翁在旁指點。學了三日，略已領會，老翁隨拿一蒲團，叫天生至先前跌下之處：「站蒲團上，送爾回去。」天生拜問姓名，曰：「我雲中子也，見爾行孝，故來指點。爾日後富貴無量。」天生拜謝，身站蒲團，老翁喝一聲「起！」即化為雲升騰而上，復入人世。見樹木枯黃，不似初來之景。因回家見母，聽說去了五年，知是遇仙，母子望空而拜。

忽見虎來，天生大駭。母說此是家虎，又將審虎之事，一一告知天生，復喊虎曰：「快來見你哥哥。」只見那虎走至天生面前，搖頭擺尾撲懷內，甚是親熱。母又曰：「為娘若無虎，不知何時死了。他替兒盡孝，銜物奉親，今餘百多串錢都是他掙來的，兒當拜謝它恩。」天生上前拜謝，虎滾跳不已。母又命天生拜謝雷鎮遠，鎮遠曰：「姪兒蒙伯母提攜，一家溫飽，幫你買賣不過順便，何足為勞。」於是二人同拜。天生曰：「刁陳氏平空生浪，實在可惡，兒要去問他咧！」母曰：「我兒不必去問，他已遭了報應，抓舌抽腸而死。」

正說間，忽聽人言賊離此只十多里了，陳氏泣道：「母子剛才相會，又遭此賊來，寨上不准去，又向何處逃命？」天生曰：「且到後山尋石洞躲避，我們有虎，不怕猛獸。」於是把銀錢、鋪衾、器具挑起，將行，虎即以背就陳氏。陳氏曰：「莫非兒要我騎嗎？」鎮遠拿支裏纏頭，打一套搭背作鐙，拿支拴頸，手提作韁，扶陳氏上背。出門，天生喊走左邊，向山後去，虎不聽。鎮遠曰：「莫非那裡去不得？不如由它去罷。」遂跟虎走。來到城邊，天生喊門，守門軍士不開。虎輪睛鼓眼，大吼幾聲。軍士大駭，忙去稟官。官命放進，叫上堂問。陳氏稟說：「兒未曾死，方才回家，虎是大老爺判我作兒的。」又說它銜物奉親之事。官大喜曰：「此虎可謂仁義之虎矣！救人性命，未吃認供，替人盡孝，不缺奉養，獸面人心，人中少有，可喜可賀！」除房二間與母子居住。

未幾，賊果到城，官見勢大，未敢出戰。虎至天生面前，以背就騎，喊開又來。天生心想：「莫非要我騎它破賊？」遂騎至官前，稟願騎虎破賊。官命軍士出戰，使天生當先，大開城門。天生騎虎帶劍領軍而出，賊見之心驚手軟，槍不敢挺，刀不能舉，退後亂竄。天生揮軍追趕二十餘里，剿殺不計其數，搶得軍資器械、衣服馬匹極多。官大喜，記功重賞，從此賊不敢來。

追至順治元年，上命豫親王多鐸為定國大將軍，前部上將恭順王孔有德破李自成。二年，破臨潼關，乘勝定西安，慶陽各府州縣盡皆歸順。有德聞天生騎虎破賊，遂致書環縣，欲求為將。縣官命天生去見，天生帶母親與雷鎮遠祖母諸人來見有德。有德大喜，授為帳前小校，改為劉繼助，移師下揚州，克江寧。繼助以功授總兵，以後累獲奇功，恩授徵南將軍，官提督，領兵守梧州。雷鎮遠亦以軍功授副將，官協台。繼助守梧州數載，以母老告職回籍，生四子，都為顯官。陳氏至康熙時壽九十三歲卒。那虎見陳氏亡故，守墓三月，辭繼助還山。繼助感虎恩義，與它立廟，四時享祭，名曰「義虎祠」。

各位不知，此虎乃聖帝座下鎮山之虎，因何氏之叩懇心誠，故命他上堂背案，替天生養母，成就二子功名的，所以在劉家如此純善聽講咧。

再說劉繼助自母去世，入山訪道，不知所終，人以為雲中子度去矣。雷鎮遠生五子，祖母死於任所。其母夏氏八十九歲，見兒孫滿堂，穿靴戴頂，大笑而逝。